

**仲呈祥：**

诗书画是中国艺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而邵璞在这三方面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。我读了他的诗，欣赏了他的书法，又看了他的焦墨画之后，感到眼前一亮。这是极具个性、极具创造力、在中国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位艺术家。首先，我从邵璞的诗书画作品里领悟到了一个道理，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。而文化底蕴里最核心的部分又是他的文化自觉。我读他的诗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是很早之前，发现诗里有一种意境，有一种精神追求，和当年其他人写的小说相比，反映出来的境界不一样，艺术家的哲学思维主要体现在境界上。他的书法更是独具个性，尤其他的焦墨画。我从邵璞的焦墨画里悟出来了诗心，所以他的诗书画一体，都是对外部世界感悟的内心自然表达，这对整个艺术创作和艺术规律的把握、对艺术家的培养和造就都是极具普遍意义的。研究这样一位有个性、有成就的艺术家，进一步探索新的方向，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。

李敬泽：

邵璞当时写的作品被归入朦胧诗，但是30年后再看，一点都不朦胧，清澈如水，是清清楚楚的诗，这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理解诗歌现象。上世纪80年代大家为之“恼怒”的朦胧诗，经过了很多年再去阅读，我们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、晦涩。诗没有变，变的是我们对于诗的看法，对于诗的理解力和感受力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我觉得他80年代的这批诗，其实是诗歌研究的很好的样本。

第一辑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作品，一部分可能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，这部分诗我觉得已经和后来的主潮有了一些关系。首先是叙事性。80年代的诗有很强的叙事性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批诗基本没有叙事性，完全是靠意象、节奏、情感的流动，叙事性非常淡。实际上直到现在，中国新诗的叙事性也依然是很强，完全排除叙事性的诗也不多，邵璞选择了非叙事性的方向，这放在中国诗发展的诸多选择中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常常觉得，诗是不能改写成散文的，如果一首诗直接让我们写成散文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写诗？诗的语言和形式中一定包含着不能散文化，一定包含着只能如此。邵璞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早期朦胧诗的发展，他所选择的方向，至今仍没有失去它的意义。

邵璞90年代的诗歌高度押韵，我现在读邵璞的诗，有点悬的感觉，怕他押韵，但是又句句押韵，现在这么强调语言韵律的诗，实际上是很少见的。我觉得他的诗的气息有点不太像诗，而像词，或者叫现代词，和现在的新诗比，也能看出差别。一个诗人的意义，一个诗人的的重要性，也正是在于这些差别之中。我们从中能够看到，中国的新诗一直到现在，始终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繁杂的创新。

如果把邵璞的诗和画放在一起看，他的画还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。他的画如果能够有他90年代的诗里那些跳跃和狂澜的东西、不守规矩的东西，也许会更好一些，可以开辟一个新的艺术境界。

阎晶明：

邵璞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画家。我跟他的年龄是最接近的，所以他诗歌中表达的很多东西跟我非常接近。我尽管自己没能成为诗人，但是很喜欢诗，读他的诗特别能回到从前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他的诗确实跟朦胧诗有着非常深的渊源，像《朦胧诗选》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持续阅读的一本书，还有《新诗潮诗集》。他的诗能让人想起那个时代，那时候写诗都讲究押韵，朦胧诗实际上跟邓丽君的歌曲一样，在80年代有点像“靡靡之音”，但过了30年后再看那些诗，读者会觉得非常传统。其次是意象，邵璞的诗在意象和押韵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，所以他的诗读起来有种舒缓的、绵延的、更加古典的感觉。

说到他的画，我认为他的诗跟他的画是很有联系的。比如诗人对抒情的对象、诗的题目的选择，其实都有点跟美术重合的意思。有很多地名或者有一种明确的方位感，哪怕是小的湖景、大的黄土高原，或者表明某一个方位的状态、一种环境，这种诗特别多，第二辑、第三辑中70%以上的诗有明确方位感的地名。诗人将一个地方、一个物件作为自己诗的对象，而它们也可以是一个画集的题目序列的标识。诗人对空间的把握、描述的能力非常独特，这可能跟他后来画画有一些联系。很多诗可能是为自己的画题的诗，他用诗来阐述画，这些都非常有趣，也值得我们研究。

郭运德：

邵璞的多重性格造就了他多重的情感表达

双重的身份 双重的智慧

——《邵璞诗选》新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

方式，但是特别突出的方式就是他直抒胸臆地写出心中的渴望。邵璞写诗是激情贯注的，应该说自己对社会独到的观察和表达。他的诗应该说是老到的，受传统诗歌的影响很深，但是他的表达又是现代的，所以邵璞的诗至今保持着当年的文学青年范儿。第二，邵璞诗集借景抒情的部分，写出了他的人生感悟。邵璞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从他的诗歌，从他的为人处事都能看出来。写诗的人容易激愤，但是邵璞没有很多的愤世嫉俗。无论他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以一种非常坦诚、客观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来面对生活。比如《洪水谣》里对人生深刻的感受，比如《黄土高原》写出了人生的艰辛和世事的艰难，都有很深刻的哲理在里面。第三，邵璞复杂的心理凝聚成繁杂多变的组合，他是画家，但是他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别具一格，三位一体，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道路。第四，邵璞的诗中表现出较高的文字和形象的驾驭能力，这很不容易。第五，他心灵的复杂纠结的过程和强烈表达的欲望，有时有一些冲突和矛盾，但它是有意味的，不是一种直白的、口号式的、苍白的东西。所以这种纯粹的、真正的、为诗歌、为感情而写诗的诗人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叶延滨：

邵璞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，他是大学生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邵璞诗选》，实际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一个样本。因为邵璞80年代在学校开始写作到90年代封笔，这本诗集为80年代的思想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。邵璞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，他的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，题本身就是朦胧的，这首诗实际上进入了那个时代，是思想解放和青春萌动的证据。

邵璞的诗选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编，他第二辑叫做《青春萌动时期的记录》，一个大学生对于爱情、青春，还有对理想的憧憬都集中在第二辑，而这种体现中最有萌动色彩的是对女性朦胧的感觉。第二辑描述的是个爱恨交集的时代，正如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很执著的，恨也是很干脆的。第三集从80年代转入90年代，是一种告别的无奈，是对青春的告别，这里写了很多他的希望，是对青春和诗歌的告别，从青春的萌动到爱的赠言，最后是无奈的告别，这就是8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个整体的缩影。后来邵璞虽然告别了诗歌，但是他没有告别艺术，没有告别他的良心，因此他成为一个非常有见识的画家。

梁鸿鹰：

读邵璞的诗是一次怀旧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向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致敬。时间走得确实非常快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时候创作的那种明朗、沉静、理想、真挚，在他诗里有了充分的反映。他说：“我们真挚，我们热爱生活。”他的这些诗视野非常开阔，题材也非常广泛，很有质感，让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年代——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了，域外的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，但是人这个时候反而是沉静的、安静的，没有名利的困扰，也没有分散人精力的手段。他写到那时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交流，比如一起散步、见面，他还原了那个时候特有的氛围。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刻，他诗里边的一些句子，是非常美好精巧的，比如“像盲人的眼睛一样被锁住”，“四季一般的感情不自禁的信念”，“墙一样的河水里乘船”，“年轻不能以年龄来算，应该以心理”，这些说法都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明练。

诗集里有两首我特别喜欢。第一首诗就是《距离在他和他的中间》，他塑造了一个很有悲剧意味的形象。一个青年有信念，相信真善美，有自己的热爱和坚守，这些东西使他燃烧。他有未来也有希望，有对遥远成功的向往。年龄是他唯一的资本，也是他最难克服的缺点等。从诗里边可以看到，诗对生活的体悟非常丰富。这个青年肯定也是诗人，他沿着一页稿纸的方式走，左一行右一行，左一遍右一遍，终有一天会有很好的结果。

还有另外一首《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诗人》，也是很有悲剧意味的一首诗。这首诗讲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的遭遇。他说年轻不能以年龄计算，应该以心，用自己心灵衡量生命的高度，这反映了他对人生、对诗歌、对艺术创作的心态，是非常虔诚、沉静的。我觉得可以从多个角度，让我们认识已经过去的八九十年代，让我们思索当今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张陵：

邵璞很早开始写诗，早年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。他的诗情奔放，最重要的、引起文坛关注的是一首叫做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的诗歌，这首诗写得非常好，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。他沿着这种风格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我个人很喜欢他的诗。但是从他自己来说，他希望自己成为美术家，在师承我们国家美术传统的基础上传承创新。不久前我们为他召开了邵璞焦墨画的研讨会，这个诗人正在朝着诗书画一体的方向发展。

施战军：

上世纪80年代，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，非常热闹。我们从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这首诗中，可以感受到复旦大学是多么洋气，而且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那种自信。我是认真读了邵璞的诗，我发现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点。

第一，读邵璞的诗，发现所有的作品都不是极端的诗。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极端的，当时很多代表性诗人，都有比较极端的抒情。这与当

时的时代氛围有关，而像邵璞这样的诗，属于比较雅正的心声，其中有伤感、犹豫，诗句相对比较清新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读邵璞的诗依然感到非常亲切，觉得它跟我们内心有很多沟通的通道。

第二，我发现邵璞的诗里面有一种血脉传承的东西。比如，他的诗与曾卓的诗有很多互应的地方。两代人面对情感、面对人生、面对命运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曾卓完全是在泥沼中一般，在呐喊，而邵璞显然比前一代人想得通透一点。但是，他们的写作有很多的相似性。

第三，在《邵璞诗选》中，1990年8月18日到24日期间写的几首诗值得关注。这些作品，特别是那三首《红水谣》，现在读来依然觉得很好。



研讨会现场

我当时很激动写下几句话，我说丰饶而骚乱，热烈又慌张，沉迷又决绝，感觉里面有一个矛盾体想要爆炸，但是却坚持在燃烧，我觉得这是邵璞诗歌写作的一个高峰。

彭学明：

读邵璞的诗作，感觉他最大的优势，一是本身在写诗上达到一定的高度。后来画画，他把诗人与画家的身份相结合，通过文字打通了文学与艺术的通道，所以他的作品既有诗情也有画意，诗情与画意结合得比较完美。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白描似的诗句，比如《小巷里的女孩子》就是白描的，讲的是大白话，但是寥寥几笔，就把孩子那种阳光、沉静、艰辛、乐观描写得跃然纸上。诗集的第75页完全是写意的，第39页完全是工笔画，把一个男生朦胧的情感，想见女孩不敢见的那种羞怯与闷骚，写到了极致。他的诗也有一种雕刻的感觉，比如《鲁迅故居》，他从6个角度去写鲁迅故居，诗情画意结合得非常好，使人感觉很柔美。

我建议《邵璞诗选》里选择的诗和画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比如孤舟、蓑衣、老人，要把几个意象展示出来，把诗和画结合起来，如此，才能体现出双重的身份、双重的智慧。

何向阳：

邵璞的诗在朦胧诗里是别具特色的，他不像当时舒婷、顾城的诗歌，他的诗有些委婉，但不艰涩，喜欢叙事和白描。比如《我们的城市》写城市，“这是我们的城市，到处闪着寒光，到处生机勃勃”，又是排比。他的诗总是把这些激越的东西、雄辩的东西放进诗里，使他的诗有一种异风突起，其中有80年代的精神。但是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和清醒，在1991年的后记当中，他说，“我想说，当我的这些诗集到一起的时候，当有光芒在寒夜温暖心灵的时候，也许那支蜡烛已经悄悄地枯萎了”。他觉得，让诗长成参天大树那样的说法，是肤浅、荒谬的。诗和诗人是火山之类的风景，它的灿烂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，所以诗人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职业。

如果把八九十年代看成邵璞的花，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树的分部，他表现出一种苍劲，在告别诗歌之后他寻找到了一种艺术，就是焦墨，他的焦墨画里藏着一种苍劲。看到他写宋徽宗的书法，又回归到一种天真。他的书画中有一种从白描到苍劲，然后又回归天真。他的诗有一种异风突起，其中有80年代的精神。但是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和清醒，在1991年的后记当中，他说，“我想说，当我的这些诗集到一起的时候，当有光芒在寒夜温暖心灵的时候，也许那支蜡烛已经悄悄地枯萎了”。他觉得，让诗长成参天大树那样的说法，是肤浅、荒谬的。诗和诗人是火山之类的风景，它的灿烂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，所以诗人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职业。

我喜欢邵璞的诗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里，我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去阅读朦胧诗。现在读邵璞的诗，仿佛跟着他的诗句重新回到了80年代。我们知道，古代的文人经常是书画不分家的，但现在却“画家就是画家，诗人就是诗人”，很多人都是为了钱而画，没有变成自身的一种修养方式。邵璞兼修诗书画，很是难得。邵璞的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、节奏与句式。他的诗很适合歌唱，虽然我读不大懂，但我觉得这些诗就像被谱了曲子的词，不仅押韵，节奏真的非常好。这样的诗有一点像唐诗宋词，读着读着不自觉就背下来了。

关于邵璞这个人，我觉得，什么都冷了的时候，他还是热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，可能在他最不顺的时候，他的心也是很热的，反过来说这句话，当整个社会都在发烧的时候，邵璞可能是清醒的，所以他的诗歌中洋溢着良知与饱满的情感。我觉得，像邵璞这样充满了诗情的诗画家，我们应该多加推介。

邱华栋：

我写诗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，当时写诗参考的教材就是《朦胧诗选》。那本诗集中就收有邵璞的诗，所以现在看到邵璞的诗集，首先唤起的是我对最初开始写诗的感觉、感情，很多具体的事情想起了。邵璞收在《朦胧诗选》里面的那几首诗，我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，特别有感触。当今天再看这些诗时，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，仿佛一个时光的容器放在那儿，把某种东西给定住了，让我们重新打量1980年代启蒙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写作的价值。

读邵璞的诗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，他的作品虽多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，但现在一点也不过时。他的作品不追求意象突出、怪异、朦胧、晦涩，而体现出一种雅正的风格。这种诗风可能在80年代不受关注，但在当下就获得了它自身的价值。邵璞的诗风内敛、坚实，最终归于雅正，但他的诗里边也有特别活泼和生动的东西。《邵璞诗选》实际上是一本诗书画的合集，邵璞的字

枯瘦有劲，他的焦墨画也特别有创造力，焦枯的感觉极好。读这本诗选，仿佛我们一起重温1980年代特别是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创作的那种状态和感觉，我们今天回忆它发生的环境，赋予其新的意义。可以说，这本书呈现了30多年来一个当代艺术创造者的精神痕迹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
杨锦：

研讨邵璞的作品，让我们有机会对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生活和当时的诗歌运动进行一次回顾。邵璞的诗非常有个性，也非常有特点。他的代表作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，

充满了活力，也充满了问题，如何去面对它，是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能够找到某种方向，就是担当——对于社会的担当、对于时代的担当。这些东西，从邵璞的诗里面可以看到，但是未来中国的诗歌发展，怎么样来展现担当，需要年轻的诗人们进一步探索。人们对于中国诗歌是寄予很大希望的，诗歌在未来怎么写下去，怎么培育新一代诗人，值得我们关注。

王界山：

我以前看过邵璞的画，现在又读到了他的诗。我觉得，邵璞虽然是一个画家，但是他的画中有一种诗意的表达，有一种对生活的温情。我觉得邵璞搞艺术创作，没有太直接的目的性，他很洒脱。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采风，大家都抢着画达官贵人，而邵璞却将笔触锁定在一个基层的战士身上。这么多年，虽然职业不断变化，但邵璞依然在内心保持着对文学、美术的热爱。

他总是在一种低调的心境中不断进行艺术的创造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君子之风的艺术家。他的焦墨山水画很有格调，在笔墨当中流露出时代的精神。他的作品用简约的线条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力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我也画水墨，我发现有时候用笔过了以后，会啰嗦了，甚至词不达意了，这样的画用笔再多再少都是一个缺憾了，要做到恰到好处，完全是基于一种心性。

邵璞的画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律动，是一种对大自然的眷恋，再说高一点已经接近那种所谓天人合一的东西，所以他的笔墨耐人回味。邵璞痴迷于画，有一种对艺术的坚守，值得我学习。

寒小风：

邵璞是我很多年的朋友，他非常率性，也很有文艺范儿。他的诗我基本都读过，我就说两个字：率性。他的画也是如此。我希望邵璞的艺术创作老而淳、老而真，尤其是画，比诗还有后劲，他心中有很多东西想要用这种形式来表达。

高伟：

读《朦胧诗选》，由此知道邵璞的诗歌。但现在读到《邵璞诗选》，更加全面地了解邵璞的为人与为文。邵璞是一个真性情的人，他有一颗多情多愁的内心。惟有这样一个多情、自由的心，才会有他的诗和画。他诗歌里边有一种诗、音、画三位一体的感觉，真正能把这些打通的人非常少。他的诗歌里边有一种音律性，我在读诗过程中也发现，他的诗歌居然有那么多押韵的地方，有的诗歌甚至是非常好的歌词。由此我想到，邵璞除了有自由的心，还有一颗笃定的心，对艺术抱有非常笃定的态度。虽然这么多年，像他这么押韵的诗不是一种时尚的诗，但他还在继续他的追求。我觉得这表现出他的一种沉静的态度。《邵璞诗选》记录了80年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迹，而且也见证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，我们可以借助这本诗选，向更年轻一代说明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青春。

张力奋：

我是邵璞在复旦大学的同学，邵璞当年写了那首《周末，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》，正好是我进大学的第一年，在复旦首届诗会上，当时邵璞在复旦的大礼堂朗诵了这首诗。当时的女生宿舍我们都想去，但是去不了，邵璞当时能够去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把钥匙，就是他的诗。后来跟邵璞有了更多的接触，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位诗人，还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行动者。

看了邵璞的这些诗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现在似乎诗歌在我们生活中被边缘化了，读诗的人越来越少。当时在复旦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常说这样一句话，复旦人都不太有用，都在培养一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当时觉得很多无用的、毫无目的的东西，可能是成为支撑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说，希望这本诗集不是邵璞的最后一本诗集，而是呼唤一个诗人重新的归来，也是把80年代和现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重新接上。因为一个没有诗歌的国家、一个不读诗的民族，是非常可怜的，能够生活在80年代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

霍俊明：

邵璞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，到今天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。读了邵璞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诗作，我感觉他的诗歌变化并不是很大，我首先想到关于诗歌声音的说法。邵璞的诗肯定是面向自我，但是这种自我还是敞开的。因为他的自我还是面向公众的，邵璞诗歌的声音恰恰是一种宣告性的。这种宣告性的声音有几个特点。一个是它带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符号，都比较公共化，比如江河、大山、旭日、路灯等。在邵璞的诗歌中，一种公共的、外在的声音比较明显，它跟歌词好像区别不是很大，甚至有的诗歌押韵是非常严谨的，所以他的声音决定他的公共性。同时，他的诗歌中有很多箴言警句，这也是当时大学生写作的特点。

现在诗坛生气勃勃，但是很多年轻人写诗，大部分都写自己的遭遇，都从自己单一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时代。我觉得，30多年来，我们的时代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们用30年走了人家近百年的路。到今天，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，也充满了问题，如何去面对它，是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能够找到某种方向，就是担当——对于社会的担当、对于时代的担当。这些东西，从邵璞的诗里面可以看到，但是未来中国的诗歌发展，怎么样来展现担当，需要年轻的诗人们进一步探索。人们对于中国诗歌是寄予很大希望的，诗歌在未来怎么写下去，怎么培育新一代诗人，值得我们关注。